

重  
訂  
漢  
宋  
刀  
劍  
考  
證

姜立羣先生輯

丹斧題



# 虞初志補卷九

虞

鄧水 姜泣羣選輯

## 書太監安得海伏法事

薛福成

初

同治八年夏四月。福成自江南如保定。道出山東。時余弟福保在巡撫宮保平遠丁公幕府。福成就謁公。公留之宿。與語天下事。逾二旬不倦。將別。公歎曰。方今兩宮垂簾。朝政清明。內外大臣各職其職。中興之隆。軼唐邁宋。惟太監安得海稍稍用事。往歲恭親王去議政權。頗爲所中。近日士大夫漸有湊其門者。當奈何。有間復言曰。吾聞安得海將往廣東。必過山東境。過則執而殺之。以其罪奏聞。何如。福成與福保同對曰。審如是。不世之業也。其難如平一劇寇。功尤高。然布置欲豫。審幾欲密。欲斷。否則不惟賈禍。亦恐轉益其燄。而貽天下患。公領

補

之其秋安得海果出都公卽奏聞奉上諭丁寶楨奏太監安得海矯旨出都舟過德州僭儼無度招搖煽惑聲勢赫然著直隸山東江蘇總督巡撫迅遴幹員嚴密擒捕捕得卽就地正法母許輕縱而丁公初具疏時聞安得海已南下亟檄知東昌府程繩武追之繩武躬簾屢馳騎烈日中踵其後三日不敢動復檄總兵王正起發兵追之及泰安圍而守之送至濟南當是時朝旨尙未到而安得海大言我奉皇太后命織辦龍衣廣東汝等自速戾耳官吏讐焉丁公念朝旨未可知欲先論殺之雖獲重譴無憾知泰安縣何毓福長跪力諫請少待之會朝旨亦至乃以八月丙午夜棄安得海於市支黨死者二十餘人籍其輜重得駿馬三十餘匹黃金珠玉珍寶稱是皆輸內務府方丁公奏上朝廷也皇太后問恭親王及軍機大臣法當如何皆叩頭言祖制太監不得出都門擅出者死無赦請令就地誅之醜親王亦以爲言命旣下天下交口稱頌伯相合肥李

虞

初

志

補

公閱邸鈔。矍然起。傳示幕客。字呼丁公。曰。稚璜成名矣。曾文正公語福成曰。吾目疾已數月。聞是事。積翳爲之一開。稚璜豪傑士也。烏虖。自古宦寺起細微。干朝政。憂時者或出死力與之角。角而不勝。身攬其毒者。相隨屬也。或至罪盈惡積。神人交憤。僅而去之。而天下旋受其敝。又或權足以相勝。濡忍不斷。以釀大患。不旋踵而禍及其身。丁公獨擿巨慝於萌牙之時。易如反掌。其忠與智勇。可謂兼之矣。然嚮非列聖家法之嚴。皇太后之明聖。與諸王大臣之匡弼。其安能若是神速哉。福成故謹書之。以俟後世之安天下國家者取則焉。

季懷弟云。敘述得體。文亦深得古意。造詣不在漢唐以下。

### 太監安得海伏法（庸盦筆記一則）

薛福成

予前有太監安得海伏法書事一篇。已選入庸盦文續編矣。茲再輯其崖略。補記於此。先是丁文誠公聞安得海將過山東。密屬德州知州趙新。如見其有不

法情事可一面擒捕一面稟聞。趙新能吏也。閱事多。計較利害。亦頗熟。及安得海過境。欲勿稟。則懼爲丁公所怒。欲顯稟。則恐不能去之。反攬其禍。因與幕客商。用夾單密稟。意謂丁公如不參奏。則夾單非例行公事可比。旣不存卷。安得海斷不知之。若竟參奏。則禍福丁公自當之。與地方官無涉也。及丁公疏旣上。問兩宮皇太后召軍機內務府大臣議之。皆力請就地正法。留中兩日。未下諭。親王復諍之。同治八年七月某日奉上諭。丁寶楨奏太監在外招搖。煽惑一摺。據德州知州趙新稟稱。有安姓太監坐太平盤二隻。聲勢烜赫。自稱奉旨差遣。織辦龍衣。船旁有龍鳳旛幟。帶男女多人。并有女樂。品竹調絲。觀者如堵。又稱本月二十一日該太監生辰。中設龍衣。男女羅拜。該州正訪拏間。船已揚帆南下。并有種種不法情事。若不從嚴懲辦。何以肅宮禁而儆效尤。著山東江蘇直隸該撫已飭東昌濟甯各府州。跟縱追捕等語。覽奏曷勝詫異。該太監私自擅出。試读。

虞

初

志

補

各督撫迅派幹員於所屬地方將六品藍翎安姓太監嚴密查拏令隨從等人指證確實。毋庸審訊卽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飾。儻有疎縱惟該督撫是問其隨從人等有迹近匪類者並著嚴拏分別懲辦欽此。安得海旣在濟南伏法籍其輜重有駿馬三十餘匹最良者日行六百里黃金一千一百五十兩元寶十七箇極大珠五顆真珠鼻煙壺一枚翡翠朝珠一挂碧霞朝珠一挂碧霞犀數十塊最重者至七兩其餘珍寶甚夥陸續解歸內務府歷城縣令爲安得海購地葬之營一小墳越數年歷城鄉人有病者忽爲鬼所祟聆其口音京腔也衆怪病者素不習京腔環集問之鬼自言安姓南皮人在北京內廷供職多年有要差赴廣東留滯於此寓屋數間久不修理天雨下漏令人難住煩諸君爲我稍加補葺衆問到此後曾回京否答曰吾曾回京兩次宮中景象不異曩時守宮之金甲神因昔時習見吾面不吾禦也惟黃河難渡往反不易故僅行兩

次耳。衆往視其墳。果有兩洞。爲拾泥土補之。明日鬼復來。壘病者謝曰。煩諸君厚意。屋爲我葺。可勿漏矣。拱手而別。

處士崔君家傳

薛福成

咸豐之世。粵賊踞金陵。土寇蠭起。刦斂宜興。荆溪當賊衝。多峻山鉅谷。溫台諸郡流民就墾其中。尤貧無籍者。乘間出沒。助寇作聲勢。縣令患之。謀請兵大府。盡逐客民。既成議矣。處士崔君鄉居聞之。驚曰。是以一莠暴百良也。彼雖非土著。皆客此數世。茹澹力作。爲子孫計良苦。一旦奪其田宅。此不歟之歸賊。卽逋嘯爲盜耳。與其兩弟謁縣令。力尼之。且請行保甲法。俾客民自察其奇衷者。縣遂無事。薛福成曰。自古患端起於至微。知之者隱忍不言。其禍卒至。一發不可遏。今吉林長白山金匪。江西封禁山教黨。始皆設厲禁。空其地弗居。然愚民趨利。禁之不能絕也。不能禁而用虛文爲治。其地其民。且委諸法令之外。蘊姦

蔽。愚爲患滋巨。智者慮患之未然。壹切以厚民生爲本。而禁惡之法。陰行於其中。此與民同利之術也。崔君可謂勇言大計者哉。君性樂易。果於行善。與人交。不立畦畛。然常面折人過。鄉里倚勢侮弱者。必力抗之。其尤卑賤者。益右之。精醫術。時出神奇。以濟病者。值歲水旱。設廠賑饑。民未嘗不以身倡。勞瑣事無所避。居濱湖。湖口有蘭山。逃出水際里許。行舟觸伏石。立碎。昏夜尤險絕。君謀諸里黨。築樓樹鑑其巔。山下有小港二。鳩傭分濬。俾避風者。艤之。港純石爲底。工多至鬻私田以償費。自是傍山行舟者。無沈溺患。咸豐十年。賊陷縣城。縱兵掠四境。君投水不死。因避警遠徙。憂憤發病歸。遂卒。年六十一。子徵彥。與福成同年友。善福成。每從問崔氏先德。於是歎荆溪風俗之近古。與君好善之篤也。君諱書冕。字芝青。荆溪縣歲貢生。弟書黼。書黻。皆以文行著。前後舉於鄉。兄弟三人。自爲師友。鄉人敬信。縣有大事。必會議可不可。斬便民而已。雖與縣令意相

左不爲撓。令亦無以易之也。至今縣人稱其鄉族之公廉能任事者。必曰崔氏。云。

書方烈婦事

薛福成

國子監生陽湖方恮。襄事畿輔通志局。以劬學溫文。爲同輩所賓異。遽遭疾卒。既歸其喪。其妻趙氏以烈殉。總督直隸伯相。合肥李公爲奏聞於朝。旌表如例矣。而烈婦之父。前知易州直隸州趙烈文惠甫。甚悲其女。復貽書請記其事。惠甫世居陽湖。今僑寓常熟。烈婦其長女也。歸方氏。刻苦持家。慕禮義。如不及。一子長。綬甫六歲。而恮旅沒之音。至其父迎歸。徐告之。烈婦慟絕。良久乃能哭。以頭觸戶。將死。時方娠。其父戒勿辟踊。冀育次子。泣應曰。諾。遂不復言。死。然平居與兄妻及妹言。皆身後事。密購毒藥。藏之枕篋。家人搜得。潛棄之。亦佯不省。如是者再。親故來勸勉者。亦不與深言。既生一女。衆咸不怡。微睨之。無戚容。曰。生

女亦善使我無繫戀心。一日乘家人熟睡潛起趨後舍自經死。距聞訃百三十  
有二日距免身八日實光緒四年九月四日也。夫孝子割股烈婦殉夫不可爲  
天下訓以其事難責之人人也然至性鬱結一瞑不視則其得於天者獨厚焉。  
行雖過中不得謂之不賢也嗟哉烈婦奮身從夫舉人世之事無足以易其慮。  
此其中必有不如是而不自得者惠甫於是爲有女矣余故略加論次以塞其  
悲亦以暴烈婦之志云。

### 李孔昭傳

凌 雪

李孔昭字光四薊州人少負雋才有文名壬午舉於鄉見天下已亂不願試禮  
部友人強之則曰吾文入試必售策名吏部則王身也何以報國已就試果中  
式歎曰天下事不可爲吾能掌擊日月乎古者仕未受祿猶謂之士可以潔身  
遂不廷對而歸盡賣田宅遺童婢挈妻子奉母入盤山結茅以居親鄰笑阻之

不顧。明年三月而國亡。縉紳或死或降。無得全者。然後知其先幾也。布袍草履。採樵自給。痛念先帝築土爲壇。日哭臨其下。服縗絰者三年。歲時必祭。焚紙錢焉。春秋佳日。或黃冠徧遊山寺。獨吟賦詩。人莫測也。久之。乃競傳有李進士避地云。妻早卒。不復聚。玉田江山秀。其同年也。往訪之。剪蔬設食。一童子具食已。江問郎君何在。指童子曰。此是也。命之拜。愴然出涕。孔昭怡如也。有時風雪絕。炊見母飢。輒伏地痛哭。母感動忘其貧。山中人見者皆泣。有孝廉某將赴公車。旣而曰。吾出郭門一步。何面目復見李光四哉。止不復出。其感人如此。當是時。清取北京次第下。秦晉齋魯。隆禮明士大夫。招致卽授顯官。士之匿跡山澤者。咸出孔昭同年生。布列朝內。皆欲引以自助。而孔昭愈避匿。巡撫宋權遣使致。禮幣。使者入山。逢負薪者。問曰。李進士家何在。以手指不之。揭擔去。及門。不得入。訪之鄰叟。叟曰。嘻。若所見山口負薪者。即是也。更追之不及。明日再往。則室

已虛矣。巡按御史陳某疏荐於朝。有司物色之。不知所在。翰林學士梁清標以事至薊門。入盤山求一見。孔昭先期遁去。留數日不出。清標寄詩於山寺而去。久之。北海富人某。賢而好士。願以重禮迎致。家塾辭不可。富人曰。某非敢以課子潤先生也。敬先生學行。欲令子弟日侍左右。瞻動止聽。議論以爲矜式。且先生苦形勞神。而甘旨不給。太夫人老矣。某願進私財。以備朝夕之需。可乎。孔昭見其誠。白母就之。日與學者講濂洛之旨。旁及禮樂兵刑術數諸書。曰。吾少讀書。志在輔治天下。不意出遭離亂。習隱盤谷樵汲。養母志荒學淺。諸君勉之。學豈以時世爲廢興哉。終不及科舉之業。未幾。母亡。哀毀嘔血。竟卒。庚子五月七日也。年四十八。子禪亦好學。能承其志。

余叙次隱遜諸君子。在西北絕少。已乃得真定梁相國所爲李進士傳。讀之而驚。嗟乎。此真隱者矣。名可得聞。身不可而得見。其梅子真蘇雲卿之流亞。

也。眞定之言示爾。余無以易之。

南邨曰。昌黎送李愿。以爲丈夫不得志之所爲。嗚呼。若孔昭者。又豈其論邪。

書涿州獄

薛福成

道光季年。涿州有富家婦謀殺其夫者。實用木器壓其喉。氣闊而殞。乃以組繫項。作自磬狀。以聞於官。官馳往驗。謂洗冤錄凡自縊者。血廕直入髮際。八字不交。今此戶喉間有勒痕。與自縊者殊。疑有別故。既廉得姦夫主名。繫鞠之。具伏其平日與婦有私。及合謀殺夫狀。遂以絞勒定讞。論罪如律。是時刑部郎中滿洲耆齡公總理秋審處事。詳閱戶格。謂絞勒者八字必交。今究厥傷痕。明與絞死者殊。疑其有枉。欲以平反爲能。囚自知罪可逭。亦遂抵死不承。重賂宗親長老。連控於都察院。均保此婦行貞潔。力請直其謾。刑部彙覈奏上。是時宣宗恤庶獄尤劬。又懲治道骯髒。思一掃刮振勵之。特賞耆齡花翎。記名以道府簡用。

處

補

天語褒獎。且勉刑部司員盡當法者齡。凡初讞是獄者。譴謫有差。並以良家節婦橫遭誣讟。特敕有司建坊旌表。於是耆齡折獄明允之名聞天下。不數年。涿人始共傳言。彼旌之婦已與姦夫自配爲夫婦。盡踞富家田宅有之矣。其婢僕亦稍稍出言。其舊主死狀。有流涕者。於是天下復知初斷是獄者之不誤也。然初以案經欽定。罔敢有言者。齡旋出守廣信。未及十年。超擢兩廣總督。改福州將軍。而涿州所建之坊。至今歸然尙存。夫讞獄誠不易。而讞人命尤難。彼木器磕死之痕。謂爲自縊與絞勒者。同一失實。然因姦謀殺。則原讞爲近之聖人在上。仁心仁聞。彌綸寰宇。爲臣下者。未能承流宣化。俾底刑措。稍有疑竇。又不能盡心推究。轉令巨憝稽誅。以貽人口實。有司者之咎也。儻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者邪。烏虜治獄之官。豈容稍有偏倚。意在深文。固失其平。意在平反。亦失其平。光緒二年餘杭舉人楊乃武之獄。當時浙士在都者。議論洶洶。必盡翻前案。

虞

初

志

補

始慊侯相左文襄公嘗述涿州獄以語座客其是非至今亦疑莫能明也自後浙江州縣逆倫之案上官鑒前事皆以輾轉駁詰爲宕延計兇徒無一伏法而無辜證佐往往十餘年不得釋羈死囹圄者頗衆竊謂事之不平至逆倫之案而極賴執法者先平其心乃能剗不平者而使之平若研之未審而遽欲平反彼自謂平者乃至不平也甚至不平之事復以至不平之心助之充其極不至釀至不平之禍如近日浙江事不止然平反者之初意亦豈料其流極至此不平邪彼其用心不過幾微失其平而不自知也是以古之善治獄者之宅其心必曰如鑑之空如衡之平

方存之云此爲浙江楊乃武一案而發作者在浙東深鑒其流弊暢切言之殆與空談時務及僅據傳聞作文記事者不同矣

白雷登海口避暑記

薛福成

明李仕魁揚州興化人。崇禎壬午舉人。魯王監國授翰林院官。明亡託於浮屠以自隱。所過題壁稱雪裘子。不自言姓名。人亦不知其爲何人。遂呼之爲雪裘。雪裘不誦經。不持戒。瓢笠蕭然。獨行踽踽於江楚閩越間。意氣豪邁。詼諺笑傲。旁若無人。有贈以錢布者。盡以沽酒。醉必大罵。罵已必撫胸慟哭。所寓多在村市。與近市仔生樽酒談文。終日不倦。及拂其枕席。則皆淚痕也。好爲七言詩。搜奇抉奧。好用險韻。見者驚爲瓶獲。而雪裘全不經意。醉後走筆。頃刻數十首。有如宿構。所遊之地。詩必盈囊。臨去。則捲爲大束。以付酒家。曰與爾覆甕。其詩不知所感何事。所指何人。但見其悲酸沉痛。如猩啼。如猿號。如怒濤崩石。如淒風慘雨。知爲英雄失路。無可奈何之詞也。至雲陽訪劉安于於舊宦某中丞家。值其聚飲。安于挽之共飲。巨觥屢進。竟不與主人交一言。酒罷。忽指堂上所懸畫軸。熟視主人曰。誰構此文。妄以忠孝許君。君亦儼然妄受。顏何厚也。主人以安

于故忍怒佯笑曰長老醉矣遂辭去入益陽抵郭天門家天門一見卽抱頸共哭促膝細語語罷又哭留連三月贈以金令遊衡嶽下武當白是江楚間無復雪裘杖履矣郭氏子弟問雪裘何人天門默不應再問強答曰雲間陳臥子其故友也

### 唐訪傳

孫靜菴

明唐訪字周之號汲菴湖南武陵人以桂林籍中崇禎壬午舉人瞿式耜見所對五策詫爲異人永明時特疏授庶吉士掌制誥備顧問上六代中興法戒書奉敕入楚南聯絡勛鎮旣知事不可爲乃痛哭祝髮築食苦菴以終號食苦和尚自爲之記其略云和尚早遭荼苦十歲遭父冤中遭刖已伸復蹶今蹶已甚和尚所遭尙未有艾也和尚三遊燕四入雒一過秦再歷吳越晉趙閩粵乃反楚賦帝京記華山訪侯羸豫讓墓弔姑蘇之臺問五湖之棹漁舟不返屈宋同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